

從匪緬關係看劉匪少奇訪緬

羅石園

緬甸聯邦，是一個沒有政策的國家，從外交路線上看：如一九四八年一月獨立以後，宣佈不與俄國建交，不承認東歐附庸國家，但在同年六月，宇汝總理，突然宣佈以俄國憲法為藍本的左翼團結方案十五條，開宗明義就說：「緬甸對俄國及東歐各國，應如對英美各國一樣，立即建立政治外交關係」，此後的外交路線即以一百八十度左轉。

到一九四九年，先是宇汝及其外長吳三軍統帥接二連三地訪英後，宣佈親英外交，接着宇汝又作外交政策聲明：要循中立外交路線。到一九五二年二月，宇汝痛責匪俄，認為將難以維持外交關係，同時與美國訂立經技協定，作為緬甸十大建設。但到一九五四年六月，又突然宣佈中止接受美援，且限令美援技術人員立即離境。

十多年來，緬甸無論外交內政，一直都是左右搖擺不定，使人有難以捉摸之感！其對共匪的關係，更是忽冷忽熱，風雲詭變。

一、匪緬關係的演變

(甲)由防匪、仇匪、到親匪階段

緬甸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承認匪僞政權。一九五二年二月，宇汝在抗日紀念會上，痛訴緬共叛國的罪狀，聲明政府將以全力剿共，並揭露緬共頭目德欽梭等，曾參加北平的共黨國際會議，其叛亂是執行國外的命令，認為緬甸對具有侵略野心的國家，將無法長久維持邦交，祇有英美等國，才是緬甸的真正朋友。

這些事實，都說明緬甸雖與共匪建交，並沒有放棄反共的立場，但一九五三年，又聽令于北平，先是移圍剿緬共的兵力到上緬甸攻擊雲南反共軍，

在節節失敗後，更向聯合國提出控訴，並認指中華民國侵略緬甸國土，從此與共匪日益親密，宇汝與周匪恩來及高級匪幹與緬甸官吏，經常往來于仰光北平，並訂購米協定。

(乙)共匪對緬由高壓到忍讓進而拉攏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，匪軍進入瓦邦，脅迫岩城王等到北平受訓，並侵擾片馬地區，壓迫緬甸不得不談判邊界問題。至一九五六六年，雙方邊界談判，先決定北段未定界中的一段，將片馬、古浪、崗房三地歸還中共，同時共匪在鄰接緬境的芒市，舉行所謂「邊區民族聯合大會」，以大量的日用品，引誘緬邊各族土司頭人邊民蜂湧前往，以示緬邊人民對匪的傾向，給緬甸政府以極大的威脅，接着周匪率代表團赴緬，由其時代總理宇巴瑞陪同赴克欽邦，交割片馬地區。

不料當時克欽邦主席杜瓦·省瓦闢（現任緬甸駐匪僞大使），在交接典禮中一篇致詞，加上在場數萬人民的怒吼，竟使周匪不得不自動宣佈暫緩接收，空手而回，杜瓦致詞的大意是：

(1)克欽人與中國的關係較緬甸親切，其實誰都樂意作中國人，但共黨統治下的中國，是恐怖的地獄，這血淋淋的事實，與中國一山一水之隔的克欽人看得最清楚，不是任何謊言所能欺騙的。

(2)聯邦與克欽邦政府不能抗拒武力的壓迫，不得不割讓三地，但也不能且不忍看到同胞入地獄，這三個地區的人民已決定全部遷徙，政府是無法也不忍強制他們的。

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，西藏抗暴事件發生，匪印關係惡化，邊界衝突迭起，其時滇邊反共軍勢力强大，從滇寮緬邊境至卡瓦山直到康邊，均為其活

動區域，使匪緬關係進入空前也將是絕後的親暱階段。一九六〇年一月二十一日，邀緬總理尼溫訪平，于一月廿八日簽定「邊界問題協定」、及「友好互不侵犯條約」，規定雙方不參加針對另一方之軍事同盟。

同年二月，緬甸三屆大選揭曉，宇汝在左翼政黨支持下，壓倒右翼的宇巴瑞，宇叫迎，重掌緬甸政權，使匪緬之間使節來往頻繁。十月一日，簽訂正式「邊界條約」，共匪割讓五萬五千餘方公里的土地，和猛卯三角地，及爐房銀鑛權，交換片馬、古浪、崗房三地區。

同時談判經技術合作，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，匪緬雙方簽訂「經濟技術合作協定」，由共匪無息貸款三千萬英鎊，用于雙方同意的建設，包括派遣專家、技術人員、設備、器材，與協助緬甸訓練技術人員，附帶着「支付協定」，包括貿易、易貨、使領館、經濟文化方面支付，及技術人員、留學生、旅行、考察團、往來貴賓支付，以及雙方中央銀行同意的其他支付。

在以上的公開條約之外，另有很多密約。如「邊界治安安全協定」，共匪要求雙方開放邊界八十英里，由雙方軍民友好往還，但當時主持談判的緬甸陸軍代表團，提議有時間限制的五十英里，致未達成協議，以後由宇汝與周匪在昆明直接談判，內容不悉，這是共匪以雙方重新勘界須帶武裝部隊護從爲理由而提出的。

(丙) 軍政府對匪關係的第一階段

緬甸陸軍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，再度奪取政權，其政變的導火線，直接是反對宇汝及其統共的聯邦黨，間接便是反對共匪操縱宇汝政府，尤其撤換陸軍十二位將校，及擬議收編共叛軍，更使緬甸陸軍一致痛恨共匪。

緬甸陸軍一向是反共的，與緬共叛軍十多年的血戰，官兵都已確認，只有全部澈底的予以消滅，才能保障緬甸的自由，但每當他們圍剿得手，眼看着敵人已成釜底游魚時，共匪便乘機興風作浪，指使其同路人適時煽亂，迫使他們不得不移圍剿共的兵力，轉到上緬甸，使緬共又乘機坐大，共匪支授緬共叛亂的言行日益暴露，陸軍上下對共匪的仇恨也愈深。

一九六一年十月一日，緬甸陸軍代表團十三人，由安基副總長率領，隨着緬甸大的祝賀匪僞國慶代表團抵達北平，與共匪談判「邊界治安協定」及「肅清邊境反共游擊隊協議」。因匪方提出的條款均遭緬軍事代表團反

對，致未達成協議，匪方既感失望，緬軍事代表團更加忿慨。

在某次晚宴後，軍事代表團全體人員返回北京飯店招待所，因安基酒醉，大家齊集在他的房內，乘着酒興談及宇汝政府不惜出賣國家權利以媚匪，忿慨之餘，認爲陸軍不應交出政權，並主張再發動一次政變，以免宇汝繼續與共匪訂結賣國條約，一時大家都表贊同，誰知共匪在房內設有錄音機，將酒後私談，全部錄下。

到兩個多月以後，周匪恩來到仰光祝賀緬甸獨立節，將這捲錄音帶親交宇汝。不久，宇汝以兼國防部長身份，召集國防會議，于當場播放此一談話之錄音，立即解除十二位將校的軍職，幸虧安基醉後入睡，未加入談論。這一突兀其來的變故，使緬甸陸軍幾乎解體，同時宇汝政府又聽信共匪的建議，與緬共叛軍談判收編，迫使陸軍不得不發動政變，再度奪取政權。

軍政府成立，適共匪貿易代表團由僞對外貿易部長葉匪季壯率領，先一天到達仰光。經過一再等候，無人理會，祇好自動離去。此後並未見匪軍進入緬甸，其人民往來，緬方亦照例檢查，可見軍政府根本不承認宇汝所訂的「軍民友好往還」等密約。

匪緬經技術協定及其貸款，軍政府雖繼續接受，但同時宣佈接受美援建築仰瓦戰略公路，及興建仰大校舍，開墾伊洛瓦底勃固專區荒地美援貸款，加上美國剩餘農產品售價的贈予，這都是共匪所極不願意的。尤其仰瓦戰略公路，這是針對共匪而建築的。當尼溫在看管內閣時，美方已與緬甸談判就緒景棟的公路爲交換條件，遂中止美援仰瓦公路拓築計劃。

緬甸軍政府于一九六二年三月成立，八月二十日便宣佈接受美援拓建仰瓦公路，並明令成立工程處，派定工程委員，顯示軍政府對匪毫無顧忌，更使共匪難堪的，是匪俄在緬甸的爭奪戰中，共匪已以壓倒優勢使俄國無所作爲，而軍政府竟宣佈接受波蘭建議，代建一規模宏大的糖廠，俄國亦以三千萬盾援助緬甸建結構洞水壩。

共匪控制緬甸有三大力量，除緬共武裝外，一是左翼民族陣線，一是緬甸全學聯，此時緬共叛軍遭到緬軍的集中圍剿；左翼民線在軍政府禁止一切黨派活動的嚴令下，都是自顧不暇，自然無法聽令北平制止軍政府的反匪外交行動，而共匪當時又與印度兵戎相見，滇康已成爲支援對印戰爭的後方，

防務空虛，不敢開罪緬甸，祇有指示緬甸全學聯發動反政府示威遊行。

可是緬甸軍政府在安基的堅持下，以無比的決心，轟炸學聯大樓，逮捕職業學生，解散全國各高等學校，使共匪對緬甸已無所用其技。接着各報刊又紛紛指摘共匪專家，對援緬建設，一直在測量設計階段，借款未來，已先憑「支付協定」廢費緬甸公帑，其援緬器材，更多陳舊落後，這使共匪更加難堪！

(丁) 軍政府對匪關係的第一階段

一九六三年，緬甸陸軍政府內鬨，安基下台，尼溫組織社會主義路線黨，實行工商業國營，沒收私人資本，及農村糧食集中，按口配糧。左翼民線份子首先擁護組織路線黨，並紛紛申請脫離原黨派，加入路線黨，陸軍的分裂既由於共黨潛伏份子的挑撥分化，其組織路線黨，沒收私人工商業，更是他們迎合着陸軍急進派，企圖長期掌握政權，挽救經濟危機而加以促成的。

這其中經濟政策的實施，侵害了在緬僑民和投資外人的權益，可能遭到英、印、巴各國的干涉。民主國家是不會同情這種作法的，這就有仗于共匪的支持，共匪適時迎合，首先表示贊成緬甸選擇其適合本身之政治制度，堅決反對干涉內政，而且當時學潮迭起，無法平息，因此，軍政府便從改善匪緬關係上着手，中止修建美援的仰瓦戰略公路，取消俄援水壩，這都是軍政府在討好共匪。

在仰光與北平之間來往日益頻繁後的不久，緬軍已停止了剿共的軍事行動，由駐駐緬僑大使安排，緬共頭目德欽丹頓居然率其代表團到達仰光，與軍政府進行收編的談判。被學聯割據的仰光大學，也由所謂「學生治校團」打開大門，聽任師生自由出入，這都可以看出緬甸軍政府和緬共及其學聯是如何聽從北平的指示？但緬共與政府談判了三個月之後，一夜之間，突忽人去樓空，接着聲明談判破裂，繼續「武裝解放鬥爭」，使軍政府恍然悟到這是共匪的圈套，徒使緬共得到又一次坐大的機會。

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，緬甸祝賀僑國慶代表團，在匪報紙上赫然發現緬共頭目以「緬甸人民政府主席」名義給共匪僑政權的賀電，當即忿怒地返回仰光，同時仰光亦收聽到共匪電台廣播緬共的賀電，一時全國譁然，報紙紛紛著論譴責共匪對緬甸政府的蔑視。從此匪緬關係進入低潮。一直到去年匪

匪恩來，為召開亞非會議，會親赴仰光拉攏緬甸，雖然緬甸代表團到了開羅，但一聞阿爾及利亞政變，緬外長兼團長首先率團轉赴西德，並宣佈以後也不參加改期召開的亞非會議，從周匪改道經巴基斯坦折回，可見匪緬關係惡化的程度。

二 尼溫與劉匪互訪所得到的結果

共匪有一本攻擊緬甸軍政府獨裁的小冊子，尤其指摘它「迫害民主勢力所有合法領袖」，由匪區運到僑使館，可能是給緬學聯幹部散發，但中途落入了匪政府手中，這顯然是準備煽動學潮的。痛定思痛，軍政府人員對學潮的困擾記憶猶新，因此對共匪不敢不稍加敷衍，在亞非會議流產後，共匪既希望捲土重來，自然不得安撫決然宣佈不再參加的緬甸，且匪印交惡以後，共匪對巴、緬兩國特別籠絡，有此裂痕，必須彌縫，這就祇有求之于邀請尼溫訪問。軍政府亦深恐共匪指示緬學聯以發動學潮等卑劣手段報復，也不得不對匪加以敷衍。更重要的是，是緬甸經濟情況惡劣，希望加速匪援，至少將其三千萬鎊貸款之建設提前完成，緬米價款即早交付，這是尼溫應邀訪匪之目的。

在亞非會議流產的不久——一九六五年七月廿四日，尼溫應劉匪的邀請訪問北平，在八天的逗留中，匪緬談判了一些什麼問題？見之于公報上的，有兩點值得注意：一是尊重各國所選擇的不同政治制度，反對干涉內政；二是同意二屆亞非會議于十一月五日，仍在阿爾及利亞召開，並申明這會議是反帝反殖民主主義，有益于世界和平的。這就不難看出緬甸以出席亞非會議，交換共匪不干涉緬甸內政以及加速匪援等要求。

見之于尼溫返回仰光後言論行動的：一是指責泰國協助上緬甸叛軍，二是痛斥我反共僑領勾結各族叛軍，接着下令逮捕居住在仰光、瓦城、密支那等地的愛國僑領四十餘人，同時各地盛傳尼溫已應允匪軍入境，合攻撃族叛軍。

緬甸因為撣人與泰人同文同種，在歷史上這一地區曾經幾度是泰國的版圖，中國的屬邦，經常懷疑泰國支持撣邦獨立，雲南反共軍協助撣軍叛亂。在尼溫訪匪期間，共匪加以挑撥造謠，鼓動他讓匪軍入境，合攻撃族叛軍。

• 下轉第四頁 •

政府政策的批評檢討是很平常的事，在辯論中發表偏激錯誤的言論，也很難避免。但美國政府應該了解，若將姑息主義者的主張變為美國對中共的政策，那就將給美國和自由世界帶來更大的災難了。

今天，我們在這裏檢討中美的外交問題，當然並沒有忘記我們自己應盡的責任。任何國家包括美國在內，都不是十全十美的，它自然也有錯誤和缺點，所以我們就應盡諒解的責任，對共同有關的問題，來不時加以檢討。十七年以來，中共是在不斷地考驗美國，向美國挑戰。美國的負擔當然沉重，美國過去也會多次表示接受挑戰，決不逃避，決不妥協。可是最近的論調，却傾向於一心尋求去適應中共的要求。是否以為可以等待中共變成另一個蘇俄，就能與美國和平相處呢？老實說，如果真的有了兩個像蘇俄這樣大的共黨強權，那時美國還能保持今日這樣的強大地位嗎？匪俄之間固然有鬥爭，但消滅美國却是它們共同的目的；匪俄之間縱然會自相殘殺，那也要等待將美國消滅之後。林彪去年所發表的征服世界的戰略，已經說得非常明白了。

(上接第39頁)

反共軍，尼溫是不能不動心的。實際上共匪是企圖掩護它卵翼的泰共武裝從緬邊、寮南、東埔寨三路進入泰北。果然如此，泰北情形將不堪設想。

見之于共匪行動的，是加速援緬的滾弄大橋工程，與糖廠、紙廠的建設，于劉匪訪緬前已經完工。

劉匪少奇于今年四月十七日，從巴基斯坦到達仰光，來去匆匆，他是否

如「新聞天地」去年八月間以「尼溫引狼入室為題」的報導所說：「匪軍入緬合擊撃軍與反共軍，俟劉匪到緬答訪時，雙方即可決定」，這問題，緬甸政府有行動來答復，說明緬甸是不會容許匪軍入緬的。

從劉匪訪緬的聯合公報上，以及雙方的致詞中，除掉尼溫要求不干涉內政的意見，透露于字裏行間，劉匪痛罵美國參加越戰而外，其餘多是官樣文章，很少有關痛癢的協議。實在是因他這次訪問，主客都是各有懷抱，同床異夢。

尼溫希望能向劉匪試探越戰的和談意願，劉匪企圖阻止尼溫訪美，但彼話不投機，祇有不歡而散。因為緬甸經濟情況很壞，希望爭取大量美援，

最後，我還想要指出那些少數的美國人，既認定中共不敢和美國直接憑諸武力，那麼他們又何必如此急於向中共叩頭求和。自取侮辱？再說，他們既不能帶來給我大陸被奴役的同胞以熱烈的同情的鼓舞，憑甚麼他們反要作共匪宣傳的工具，對我大陸人民奮起自救的希望澆一盆冰冷的水呢？這些謬論和主張都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，我相信也一定是大多數美國人民所鄙棄的。例如今天在越南戰場上浴血作戰的美國戰士們，他們為維護正義、人道和自由所作的英勇犧牲，發揚了美國傳統的立國精神，就是很好的證明。因此我誠懇的希望，美國人民能貫澈反侵略的堅定立場，澈底摒棄姑息媚匪者的謬論邪說，在這一大時代的歷史性考驗中，再度展現美國人民決不與惡勢力併存的決心，能與其強大的國力和堅強的領導相稱。同時我建議中美兩國的學者來合作研究今日中國大陸的問題，並能使中美兩國人民能瞭解敵情的真相。

近數月來，仰光盛傳已剃度為僧的安基復出，暫代軍政府主席，俾尼溫從容訪美，爭取經軍援助。安基是主張實行漸進的社會主義，親美反共，這當然是共匪所不樂的，其訪問仰光，是想藉此離間美緬關係，但從公報上強調共匪尊重緬甸中立外交，可顯示尼溫並不願接受劉匪的勸阻。

至于劉匪為越南戰爭，痛責美國，並申明越南的和平，祇有俟越南共產政權建立之後，可見尼溫的試探，已遭到了劉匪的閉門羹。

緬甸軍政府在基本上是與共匪對立的，共匪要改變與緬甸的關係，過去是靠威脅利誘，和其在緬甸滲入政府及執政黨的份子從中分化挑撥運用，但其利誘救不了緬甸的窮，其威脅不足懼。緬甸軍政府不能亦不必如宇汝時代倒向北平。不過綜觀劉匪此次巴、緬之行，強調北平求同存異的原則，增進與各國關係，並以之作為與亞非新興國家關係的典範，可見他此行是對亞非地區新和平攻勢的開端。緬甸為堅持其中立外交，在共匪的笑臉攻勢下，經過劉匪的訪問，其裂痕或可彌縫一二，使雙方關係得到某種程度的改進，亦非絕無可能。